



《孟子》弈秋诲棋中鸿鹄的历史审美价值研究

周苇风

摘要:《孟子·告子上》弈秋诲棋故事中,那个“思援弓缴而射之”的学棋者是“放心”,是心溢出体外,随飞鸟远游去了。如果有“心藏神”的观念,心既随鸟而去,神自然如影相随,这就是《淮南子》所说的“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或认为神游即魂游,那么飞鸟带走的就不是这个人的心,而是这个人的灵魂。摆脱现实的羁绊是“鸿鹄之志”的原初表达,文人则将“鸿鹄之志”审美化,借助“目送归鸿”的动作完成了以自由为指归的文学想象与寄意,寻找到了自身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想象;寄意;鸿鹄;心动;神游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0)04-0097-07

想象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本领,有些东西虽然不在面前,但我们能想象出它的具体形象来。古人对人类拥有想象这一能力感到非常神奇,对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究。古人对人之所以能有想象进行了种种揣测和解释,这些揣测和解释虽然还没有构成完整严密的思想体系,也未必有多少科学道理,但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一、先秦心动观念与想象空间的建立

《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1]2753} 孟子在这里明确指出,心是人类的思维器官,它具有思考、辨别、推理、判断等能力。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需要全神贯注,集中精力,这样思考才有效果。《孟子·告子上》:“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1]2751} 孟子认为,只有专心

致志,心无旁骛,才能学好下棋这门技艺。但问题是,心“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1]2751},很容易受外界干扰而转移注意力。在孟子看来,“操心”对于集中精力至为重要。操,把持。操心,即对心要着意约束和控制。人心也像鸡犬一样,喜欢到处游荡。人心到外面游荡,便会远离人的本心。“人之初,性本善”^{[2]1},远离本心,也就意味着远离了人的本来的善性。孟子看重心的道德本性“恻隐之心,人皆有之”^{[1]2571},《孟子·离娄下》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1]2730} 所谓存心,就是保存人的这种“恻隐之心”。《孟子·告子上》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1]2752}。孟子反对心到外面游荡,主张将在外游荡的心找回来,这就是操心和存心的具体表现。在孟子看来,心的理想状态是不动,能做到不动心就可以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不受外界干扰了。与此同时,不动心也最容易贴近本心,利于存心。

孟子反对人心到外面游荡,当然是为他的

收稿日期:2020-02-19

作者简介:周苇风,男,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徐州 221116),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心善论观点服务的。不过,因为专心致志是认真思考的保证,对此很多人深有体会,所以主张不动心在先秦时期并非孟子一人。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曾自豪地宣称自己“四十不动心”^{[1]2685},同时称告子先他不动心。管子也认为心有安定的必要,《管子·内业》说:“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坚固,可以为精舍。”^{[3]155}又说:“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3]155}《管子·心术下》也说:“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3]145}又说:“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3]144}在管子看来,心定不仅是身体健康的保证,也是国家安定的根本。老子也不赞成内心纷乱,《老子》第十二章指出“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3]2},《老子》第三章主张“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3]1}。无论操心也好,存心也好,安心或不动心都需要主体付出一定的努力,刻意为之才能做到。这就从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说明,其实心是最不容易安定的。对此孟子本人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孟子·告子上》引孔子之言云:“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1]2751}“出入无时,莫知所向”才是心的正常状态。

《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2481}道、德、仁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刻意为之。志、据、依都有努力保持的意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存心。唯有游,朱熹《论语集注》说“玩物适情之谓”^{[4]63}。《说文》:“游,旌旗之流也。”^{[5]311}旌旗流苏,风中不定,故游引申为来往不定。游就是动,就是不固定,“游于艺”就是游心于艺。《论语·子张》载子夏之言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1]2531}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相比,“游于艺”是小道。“致远恐泥”,对小道的“艺”不必那么认真努力为之。换句话说,“游于艺”不是存心,它所追求的是率意适情,也就是不勉强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在庄子的人生美学中,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任情适性,因此对于心灵向外溢出自然不愿予以约束。《庄子·人间世》这样说:“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6]148}“乘物以游心”也就是心与物游,心随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游心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乘物以游

心”也道出了心喜旁骛的特性。

从训诂学的角度看,“乘物以游心”的“乘”当然是《庄子·逍遥游》中“乘天地之正”的乘,乘训为顺^①。但对于“思援弓缴而射之”的学棋者而言,心被鸿鹄带走了,“乘物以游心”无疑开启了一次愉快的精神之旅。撇开庄子的本意,对于“乘物以游心”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心与外物自由地私奔了,而且私奔得兴高采烈。“乘物以游心”突破了时空对肢体的限制,心驰神往,浮想联翩,将心带入了一个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想象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乘物以游心”就是物诱使心灵离体出走,心灵从中也得到了美的享受。《孟子·告子上》中那个向弈秋学棋的人,他首先是被窗外飞过的鸿鹄所吸引,于是有了“援弓缴而射之”的想法。他虽然身体未动,却可以想象出一系列的画面:鸿鹄高翔,追奔驰逐,弯弓射箭,说不定还有烹煮饮酒之乐事。“心之官则思”,心本来应该凝聚于棋,但那个向弈秋学棋的人“思援弓缴而射之”,心似乎被飞鸿带走了。

就人的想象来说,有时候是被动的,比如受外界影响不由自主地胡思乱想。有时候却是主动的,如努力回忆过去的事情便是如此。庄子的逍遥游也是一种想象,是努力空想出来的精神世界。《庄子·人间世》有“坐驰”一说,成玄英疏:“苟不能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则虽仪容端拱,而精神驰骛,可谓形坐而心驰者也。”^{[6]149}坐驰可以理解为心游于外,人心到外面游荡^②。逍遥游则是心游于内,游心内运。有学者认为庄子的逍遥游与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所谓的“退居内在城堡”类似^[7]。当现实世界将所有道路都堵塞后,对大多数人来说,退回到自身便有着不可抵挡的诱惑。庄子在“乘物以游心”失去效用后转而乞灵于“游心内运”,在“内在城堡”里营造出一个逍遥境界。在心动观念基础上,通过“心与物游”和“游心内运”这两种方式,古人在自身内部和外部搭建起两个想象的空间。

《礼记·大学》说“心不在焉”^{[1]1674}。心既可以固定不动,又可以溢出体外游荡,这在先秦时期已经是非常流行的一个观念。先秦诸子有的主张存心,有的主张放心,对存心和放心的争论也正是建立在“心动”这样的观念基础之上。《列

子·汤问》：“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在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在江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3]211}这是用音乐的形式想象高山和流水。《毛诗序》：“在心为志。”^{[1]269}俞伯牙鼓琴时，或志在高山，或志在流水，意思就是心溢出了体外，徘徊游荡在高山流水之间。俞伯牙和钟子期的这种想象也是以“心动”观念为基础的。

二、神魂观念与达至想象的其他路径

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一诗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8]170}心不仅可以游于万仞，也可以周游四海。《庄子·让王》载中山公子牟之言：“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6]858}《淮南子·俶真训》也有相似的话：“是故身处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阙之下。”^{[3]1212}《庄子》“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游荡于魏阙之下的是心；《淮南子》“身处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阙之下”，游荡于魏阙之下的是神。《淮南子·俶真训》：“夫目视鸿鹄之飞，耳听琴瑟之声，而心在雁门之间。一身之中，神之分离剖判，六合之内，一举万里。”^{[3]1212}在描述目送归鸿、耳听琴瑟的心理活动中，随飞鸿、琴瑟自由飞翔的不仅仅有心，还有神。也就是说，神也像心一样，具有自由活动的能力。

《灵枢·大惑论》：“心者，神之舍也。”^{[3]1037}《素问·宣明五气》也说：“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藏所藏。”^{[3]904}从以上表述来看，心如一室，而神居其中，所以《管子·心术上》说：“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不留处。”^{[3]143}既然神藏于心，当心远游的时候，神自然会如影相随，因此《淮南子·俶真训》说：“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于虚，则消铄灭息，此圣人之游也。”^{[3]1212}。按照《素问·宣明五气》“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的说法，神与魂、魄各有所属，神游就是藏于心的神随心而游。然而《左传·昭公七年》却说：“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1]2050}又《昭公二十五年》：“心之精

爽，是谓魂魄。”^{[1]2107}按照《左传》的说法，魂魄并非如《素问》所说分属肺、肝，而是和神一样居于心中。既然魂魄亦居心中，心、神远游时魂魄自然也随之而去了，所以《灵枢·本神》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入者谓之魄。”^{[3]1004}

古人对心、神、魂的看法不一致，对于神游的理解也就有出入。《庄子·齐物论》：“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6]52}寐为睡，觉为醒。《列子·周穆王》：“神遇为梦，形接为事。”晋张湛注引《庄子》：“其寐也神交，其觉也形开。”^{[3]204}据此可知，《列子》所谓的“神遇”“神交”，实际就是《庄子·齐物论》中的“魂交”。《庄子·齐物论》中的“形开”也就是《列子》中的“形接”。“形接”是醒时状态，神交是梦中状态。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9]44}“故国神游”意同魂归故里，言周瑜魂兮归来，重游当年的战场。“故国神游”中的神游即魂游，神指的就是灵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10]372}又云：“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10]372}“神居胸臆”意思当然是心藏神了。“志气”则源自《孟子·公孙丑上》：“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赵岐注：“志，心所念虑也；气，所以充满形体为喜怒也。”^{[1]2685}《南齐书·文学传论》：“属文之道，事出神思。”^{[11]2册673}又说：“蕴思含毫，游心内运。”^{[11]2册673}由此可见，神思之说源于“心藏神”这一观念。

不在眼前的事物却能浮现在眼前，这到底是心游的结果还是魂游的结果？对此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宋之问《度大庾岭》：“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12]295}飞鸟闯入眼帘，引起人们的注意，心里掀起一阵波澜，不由得想入非非。同是由飞鸟引起的心理活动，仔细分析，人们的认识却大有不同。在孟子看来，这是“放心”，是心溢出体外，随飞鸟远游去了。如果有“心藏神”的观念，心既随鸟而去，神自然如影相随，这就是《淮南子》所说的“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或认为神游即魂游，那么飞鸟带走的就不是这个人的心，而是这个人的灵魂。然而这在弗洛伊德看来都是白日梦，不过是人们的想象罢了。

梦是人类在睡眠状态下一种特殊的精神活

动。自从人有了自我意识,就知道自己会做梦。梦具有不自觉性,梦的有些内容也过于虚幻和离奇,人们对梦发生的原因和机制至今还处在揣测和探索阶段。魂魄离身而外游,是中国古人对梦之产生原因的一种解释。《灵枢·淫邪发梦》云:“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3]1020}《论衡·纪妖》:“人之梦也,占者谓之魂行。”^{[13]342}《太平御览》卷三九七《人事部·叙梦》引《梦书》:“梦者,象也,精气动也;魂魄离身,神来往也;阴阳感成,吉凶验也。……魂出游,身独在,心所思念,忘身也。”^{[14]1835}古人认为,魂魄离体主要通过做梦的方式体现出来的,然而有时白天也会出现魂魄离体现象。《列子·周穆王》说梦有六候,其四寤梦。寤梦就是白日梦,又称“默存”。《列子·周穆王》言化人西来,周穆王执化人衣袖腾空而上,所及之处,仰不见日月,俯不见河海。周穆王意迷精丧,请化人还,“化人移之,王若殒虚焉。既寤,所坐犹向者之处,侍御犹向者之人。视其前,则酒未清,肴未拂。王问所从来,左右曰:‘王默存耳。’”^{[3]203}这是《列子》所描绘的白日梦。

梦产生的原因是睡眠中魂魄离体出游,白日梦则是人在觉醒状态下魂魄离体出游。既然都是魂魄离体,那么梦与白日梦还有什么区别呢?魂魄离体观念模糊了梦与白日梦之间的界限,混淆了现实和梦境的区别,这就促使人们严肃认真地思考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我们的现实生活是绝对真实的吗?自庄周梦蝶,人生常常被看作一场虚幻迷离的梦境,梦境则被当作另一种别样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感悟在中国深入人心,历代都有人生如梦相关主题的文学创作。梦极具开放性,梦境描写不受时空限制,也不必拘泥于细节的真实,文人可以随兴所发,托梦寄意。在中国,模糊梦与白日梦之间的区别,甚至将梦境与现实混淆在一起,不仅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方法,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

弗洛伊德将梦与白日梦区分得很清楚,他认为梦有两个共同特征:其一,“做梦时都处于熟睡状态。梦显然是睡眠期间的心理生活”;其二,“梦中的经历主要为视觉形象,虽然其中也混有感情、思想及其他感觉,但总以视觉形象为其主要成分”。而白日梦则是幻想的产物,“最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由幻想所得的结构并不具备梦的两个共同特性”,白日梦“与睡眠的关系已与它们的名字相矛盾。至于梦的第二个共同特性,我们在它们那里既不曾经历也不曾幻觉到丝毫,而仅仅是想象出些许”,因为白日梦者“知道自己正在幻想,却不曾看见而只是以为而已”^{[15]78-90}。关于白日梦,弗洛伊德曾举过一个典型的例子:有这么一个孤儿,他得到了你开给他的某个老板的地址,在那儿他可能会找到工作。在去那个地点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做着白日梦。……他所幻想的可能是这样:他被录用了,很讨老板的喜欢,并且使自己成了老板的事业所不可缺少的人;他被领到老板的家中,同主人可爱的女儿结了婚;然后,他参与了经营业务,先是一名帮手,后来成了岳父的继承人。^{[16]46}和弗洛伊德所举的这个例子相比较,《孟子·告子上》中随弈秋学棋的那个人,“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可不就是做了一个白日梦吗?

弗洛伊德认为白日梦起源于儿童的游戏。儿童的游戏行为是想象的产物,他们在想象中把游戏做得异乎寻常,游戏与现实之间拉开了一定距离,儿童的快乐欲望就在这似现实又不似现实的梦幻中得到了满足。人长大之后也未放弃对这种快乐的追求,“只不过是丢掉了游戏同实际物体的联系,而开始用幻想来取代游戏而已。他建造海市蜃楼,创造出那种称之为白昼梦的东西”^{[16]42-43}。白日梦是一种创意,是想象的产物。诗人也好,作家也罢,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能引人入胜,就在于他们具有非同凡响的想象力。当作家的想象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也就进入了梦幻般的状态,这时的作家差不多忘记了自己是在写字造句,完全沉浸在一个如梦似幻的世界里。这种创作状态在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中被描述为:“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10]372}

三、目送归鸿:鸿鹄之志的审美化表达

“鸿鹄之志”是一种什么样的志向?《史记·

陈涉世家》：“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11]1册164}陈涉说得很清楚，他的“鸿鹄之志”就是取得富贵。陈涉起事数月，便自立为王，殿屋帷帐，深邃夥多，实现和满足了自己的富贵愿望。后人往往因陈胜首义而把“鸿鹄之志”拔高了，“鸿鹄之志”遂有了“志向高远”的意思^[17]。在大泽乡起事时，陈涉的确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似乎可以视作他“鸿鹄之志”的注脚，但若说陈涉为人佣耕时便有推翻暴秦的宏愿，却也言过其实。

吴均《与朱元思书》：“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望反。”^{[18]130}“鸢飞戾天者”自然指的是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谢灵运的《登池上楼》：“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19]63}“飞鸿”“薄霄”也是在政治上大展宏图的意思。所以，陈涉的“鸿鹄之志”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政治上的企图，这起码不符合司马迁的写作用意。若没有当年将燕雀鸿鹄作对比的郁勃之气，恐怕陈涉后来也喊不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豪情壮语。由此可见，从“鸿鹄之志”到“志向高远”原本有着内在的情感发展逻辑。然而，陈涉取喻鸿鹄的确是为了摆脱现实的羁绊，通过嘲笑燕雀来显示挣脱枷锁的强大力量和勇气。

《史记·留侯世家》载刘邦欲易太子，太子刘盈听从留侯张良的建议，卑辞厚礼请来了商山四皓。刘邦见太子羽翼已成，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11]1册174}对于刘邦来说，太子就像高飞的鸿鹄，自己已奈何不了他了。对于鸿鹄来说，一举千里，完全摆脱了控制，也就获得了极大的自由。《诗经·邶风》中的《柏舟》，作者因“靓闵既多，受侮不少”，希望摆脱人生困境，只是“静言思之，不能奋飞”^{[1]197}。陈涉取喻鸿鹄，表达的正是这种人生诉求。然而像陈涉这样将鸿鹄之志付诸行动的人毕竟是少数，在困境面前多数人只能哀叹“静言思之，不能奋飞”。文人则将鸿鹄之志审美化，通过目送归鸿的方式寻找到了一个文人专属的精神世界。

归隐后的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这样描写自己：“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20]110}陶渊明喜欢看高处，你看他端着酒杯，静静地凝视着院子里高高的树梢，内心的欢愉不知不觉展现在脸上。陶渊明还喜欢看远处，“倚南窗以寄傲”讲的是临窗而立，目光投向苍穹，无人打搅，可以想很多事情，也可以什么都不想，便觉得自己是个独立的人。将目光尽力投向高处和远方，这两个姿势特别引人注目，并一再出现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如《和郭主簿》其一说：“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20]12}《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21]24}《饮酒》其五更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20]51}的佳句。高处和远处到底有什么使得诗人如此心驰神往？夫子自道曰：有飞鸟和白云。很多文人钟情于飞鸟和白云，李白在《独坐敬亭山》一诗中说：“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8]185}王维《终南别业》诗中也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21]191}的诗句。崔颢《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22]160}白云也还是飞鸟留下的白云。

对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句，历代诗论家都不吝赞美之词。苏轼《东坡题跋》卷二《题渊明饮酒诗后》说：“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23]28}惠洪《冷斋夜话》卷四：“‘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浑成风味，句法如生成。而俗人易曰望南山，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状。”^{[24]17}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中的“东篱把酒黄昏后”句即来源于此。王国维《人间词话》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视作“无我之境”的代表^{[25]191}。然而关于这两句到底好在何处，前人的解释非玄即虚。且不说苏轼的“境与意会”让人难以捉摸，即便是王国维的“无我之境”也使人如堕五里雾中。朱光潜先生就针对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发难说：“他的‘无我之境’的实例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没有经过移情作

用,所以实是‘有我之境’。”^[26]⁵⁹陶渊明自己倒也说过这两句的妙处,只是他的说法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妙处想说却说不出来,读者还是自己去体会好了。

陶渊明所谓的“真意”到底是什么?嵇康《赠秀才入军》一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27]¹⁶玄是中国哲学里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老子》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3]¹西汉扬雄准《易》而作的《太玄》也说:“玄者,幽摛万类而不见形者也。”^[28]¹⁸⁴在老子和扬雄那里,玄是万物之始的道,也就是幽暗深远、神妙莫测的最高本体。玄又指天空,《易经·坤文言》说“天玄而地黄”^[1]¹⁹。天道俱高远,深不可测,非普通智慧可以理解。因此,嵇康所说的“游心太玄”不能仅仅理解为心系于道,其意蕴还指向了广阔无边的苍穹。目送归鸿,眼睛追随天空中的飞鸟,心自然也就摆脱了身体的束缚,随鸟飞向了无边的太空。嵇康是如何“游心太玄”的?归鸿显然是重要媒介。嵇康目送的归鸿上有没有一个仙人呢?如果有,那一定是嵇康自己的心神魂魄的化身。有意思的是,在崔颢的笔下真的出现了仙人,在大家的注视下乘鹤翩翩远去,留下千古徘徊的白云令人遐思。那个仙人我们不妨视作崔颢的心神魂魄的具象化,或者就是嵇康骑鹤来而复去。

飞鸟是古代文学经常使用的一个意象,“目送归鸿”作为一种独特的抒情方式不断出现在文人笔下。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灭。”^[29]²⁴王维《留别山中温古上人兄并示舍弟缙》:“开轩临颖阳,卧视飞鸟没。”^[21]¹¹⁵刘长卿《饯别王十一南游》:“飞鸟没何处?青山空向人。”^[30]²⁷⁰杜甫的《望岳》也说:“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31]⁴⁹常言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转瞬即逝的飞鸟身上寄托着文人追求自由理想。陶渊明长期为“口腹自役”“心为形役”所困扰和苦恼,当他将目光尽力投向高处和远方,便觉得心与物游,灵魂出窍,精神由此得到巨大的满足。灵魂摆脱了身体的束缚,心不再为形体所奴役,对陶渊明来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欢愉,也是陶渊明一生的精神追

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句的妙处在此,陶渊明所谓的“真意”也在此。

结 语

孟子通过弈秋海棋的故事阐述了“存心”的必要性。的确,排除外界干扰,做什么事都要聚精会神,《孟子·告子上》弈秋海棋的故事一直在发挥着这样的教育作用。那个为窗外鸿鹄所吸引,“思援弓缴而射之”的学棋者,向来被作为反面典型警示着后人。然而,专心致志毕竟是一种精神负荷,好逸恶劳才是人的自然本性。任情适性不但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生活努力追求的最终目标。一旦条件允许,谁还愿意将思想包袱一直背在身上呢?孔子不也说要“游于艺”吗?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一篇《本能与无意识》的论文中说道:“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遇见普遍一致和反复发生的领悟模式,我们就是在与原型打交道。”^[32]²¹⁸。“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显然就是一个原型,它反复以仰望高处和远处这样的动作出现在文人笔下,成为历代文人寄意澄怀的标准姿势。飞鸟和白云承载着文人自由理想,借助目送归鸿的动作文人完成了以自由为指归的文学想象。在“思援弓缴而射之”的学棋者身上,我们不仅要看到反面的教育意义,也应该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历史审美价值。

注释

①《庄子·逍遥游》:“乘天地之正。”郭象注:“顺万物之性也。”见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1页。②成玄英认为“坐驰”为不能虚静之故,形坐心驰,未入心斋之境,庄子无肯定坐驰意。

参考文献

- [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王应麟.三字经[M].陈戌国,喻清,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6.
- [3]二十二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4]朱熹.论语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 [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 [6]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 [7]邓联合.“逍遥游”与自由[J].中国哲学史,2009(2):40-46.
- [8]郁贤皓选编.李白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 [9]陈迺冬选注.苏轼词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 [10]杨明照,等.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11]百衲本二十五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 [12]彭定求编.全唐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 [13]王充.论衡[M].长沙:岳麓书社,1991.
- [14]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5]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彭舜,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 [16]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M].孙恺祥,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 [17]朱新华.陈胜的“鸿鹄之志”[J].读书1994(8):30.
- [18]欧阳询.艺文类聚[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9]顾绍伯.谢灵运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 [20]王瑶编注.陶渊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 [21]陈铁民.王维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22]喻守真编注.唐诗三百首详析[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3]苏轼.东坡题跋[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4]惠洪.冷斋夜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5]况周颐,王国维著.蕙风词话·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 [26]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 [27]戴明杨.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28]司马光.太玄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29]徐鹏.孟浩然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 [30]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 [31]杜甫.杜工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32]荣格.精神分析与灵魂治疗[M].冯川,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Aesthetic Value of the Swan in the Chess of Mencius

Zhou Weifeng

Abstract: In the story of Yiqu's teaching chess in *Mencius*, the chess learner who “wants to pick up the bow and arrow to shoot the swan” is “at ease”. Whose heart overflows out of the body and travels with the birds. If there is the concept of “heart conceals spirit”, the heart will go with the birds, and the spirit will naturally follow like a shadow. This is what *Huai Nan Zi* said, “the heart is there, but spirit is there.” Or think that spiritual travel is soul travel, what the birds take away is not the heart of this person, but the soul of this person. To get rid of the fetters of reality is the original expression of “lofty ambition”. The literati aesthetic “lofty ambi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action of “Watch the Swan leave”, have complete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meaning with the purpose of freedom and found their own spiritual home.

Key words: imagination; intention; swan; beckoning; absent-mindedness

[责任编辑/周 舟]